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 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王立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 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王立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 王立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5517 - 2
I. ①踌… II. ①王…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1913～1945
IV. ①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87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安 芳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肖 辉 郭蕾蕾 孙婷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8.75
字 数 616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王立新 1966 年生，辽宁兴城人。1996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美国内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意识形态与美国内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研究成果曾获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天津市优秀社科图书二等奖和北京大学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名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为国家人事部、科技部和教育部等七部委发起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目 录

导言	(1)
序章 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与身份困惑	(13)
第一章 新角色、新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1913—1921)	(24)
一 旧秩序与大战的爆发	(24)
二 对欧战的反应与美国加入国际体系	(30)
三 威尔逊的“新外交”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	(38)
四 新旧国际秩序观的冲突与巴黎和会上的妥协	(56)
五 国联之争与关于美国国家身份的大辩论	(63)
六 威尔逊的外交遗产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	(79)
第二章 保守国际主义得势：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国际秩序(1921—1929)	(87)
一 保守的国际主义：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思想与国际秩序观念	(87)
二 美国与欧洲的稳定和安全	(116)
三 美国与远东国际秩序的重建	(132)
四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的成就与局限	(146)

第三章 拥抱孤立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与美国的反应(1929—1939)	(161)
一 经济危机与国际秩序的瓦解	(161)
二 美国社会的幻灭感与孤立主义思潮的盛行	(168)
三 拒绝领导:美国对危机与战争的反应	(184)
第四章 孤立还是干预:外交大辩论与战争的到来(1939—1941)	(204)
一 国际主义的复兴与外交大辩论的展开	(204)
二 外交大辩论的过程	(209)
三 关于美国国家目标与国际角色的不同思考	(219)
四 外交大辩论的意义与影响	(239)
五 美国威慑战略的失败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244)
第五章 自由国际主义的胜利:战时外交与国际秩序的“美国化”(1941—1945)	(258)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外交与军事战略	(258)
二 战时外交与同盟内部的关系	(276)
三 筹划战后和平与国际秩序的“美国化”	(309)
四 对美国国际角色的重新思考与“世界领袖”身份的确立	(360)
第六章 培育跨国共同体: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秩序	(373)
一 “积极和平”:美国和平团体对国际秩序的追求(1913—1929)	(374)
二 “使国际关系基督化”: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新潮流与传教团体改造国际秩序的努力	(406)
三 “用相互理解改善国家间关系的试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与贡献	(446)
第七章 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文化输出与全球秩序	(479)
一 民族自决思想的普及:公共信息委员会与威尔逊国际秩序观念的传播	(480)

二 输出现代性: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	(493)
三 促进国际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文化外交的兴起	(511)
四 “美国化”还是“地方化”:美国文化输出的影响及相关争论	(531)
 结束语	(544)
 参考文献	(552)
 索引	(581)
 后记	(605)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Prologue The Rise of the U. S.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Its Identity Crisis	(13)
Chapter One New Role and New Order: World War One and the Emergence of Wilsonia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1913 – 1921	(24)
1. The Old World Ord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24)
2. Response to the Great War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the Europe-Dominated International System	(30)
3. Woodrow Wilson's New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8)
4. The Conflict between Old and New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ompromise in Paris Peace Conference	(56)
5. League of Nations Fight and the Debate o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63)
6. Legacies of Wilso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79)

Chapter Tw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The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921 – 1929	(87)
1.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The Republican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87)
2. America's Pursuit of European Stability and Security	(116)
3. The U. 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Order	...	(132)
4.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20s	(146)
Chapter Three Embracing the Isolationism: The Collaps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merica's Response, 1929 – 1939	(161)
1.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Collaps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161)
2. Americans' Disillusion and the Popularity of Isolationism in American Society	(168)
3. Refusal to Lead the World: America's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Wars	(184)
Chapter Four Isolation or Intervention: The Foreign Policy Debate and the Coming of Pacific War, 1939 – 1941	(204)
1. The Revival of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Beginning of Foreign Policy Debate	(204)
2. The Debate Process	(209)
3. The Divergent Notions of America's National Purpose and International Role	(219)
4.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Debate	(239)
5. The Failure of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244)

Chapter Five The Ascendancy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Wartime Diplomacy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1941 – 1945	(258)
1. America's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in the War	(258)
2.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 – Allied Relations	(276)
3. Planning the Postwar Peace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309)
4. Reconsidering America's International Ro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 S. Position as World Leader	(360)
Chapter Six Building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NGOs and International World Order	(373)
1. “Positive Peace” : The Search of American Peace Societies for World Order 1913 – 1929	(374)
2. “Christi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Trend in American Foreign Missions and the Endeavour of Mission Societies Re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406)
3. “An Experiment in the Use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Elucidating and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446)
Chapter Seven Spreading the American Way: America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Global Order	(479)
1.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Self – Determination Idea: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	(480)
2. Exporting the Modernity: American Mass Culture in Interwar Europe ...	(493)
3.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World War Two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U. S. Cultural Diplomacy	(511)

4. Americanization or Localization: The Consequence of America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Related Controversy	(531)
Conclusion	(544)
Bibliography	(552)
Index	(581)
Postscript	(605)

导言

1913—1945 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多事之秋”。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萧条，动用武装力量对墨西哥、多米尼加和俄国进行干涉。从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地位来看，美国从一个影响力局限于西半球和东亚的地区性大国成长为超级大国和世界领袖，拥有了在全球范围内投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为国际社会制定规则的能力。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和国际关系的面貌也由于美国力量的增长和对这一力量的运用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与美国力量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相对照的却是美国国内社会围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激烈争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剧烈的摇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宣布中立，但后来又突然介入，并试图在战后领导世界；但是，美国民众却对世界领袖的角色不感兴趣，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加入国联；接着是 20 世纪 20 年代共和党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有限卷入和对集体安全原则的放弃；到 30 年代，极力避免承担任何国际义务并带有隔岸观火性质的孤立主义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而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又开始全面参与世界战争，并在战争结束后承担起重建国际秩序和领导世界的责任。这种剧烈的摇摆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就美国应该在国际社会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处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等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其结果就是 1913—1945 年的美国缺乏一以贯之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具有明确持久的大战略（即孤立主义和遏制苏联）不同，这一时期是美国外交史上战略迷失和“范式失落”的时期。

关于1913—1945年的美国对外关系，绝大多数美国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加以研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媾和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外交和战时外交；或按照总统任期划分为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1913—1920）、共和党的外交（1921—1932）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1933—1945）。关于每个时期都有大量著作出版，对各个时期的具体政策、外交人物和重要问题的专题研究更是举不胜举。这种分段研究的方法没有把1913—1945年间的美国外交纳入某种连贯的叙事框架中去，实际上是不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有贯穿始终的主题。^①

最早把1913—1945年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是乔治·凯南。凯南在其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中提出，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处理外交与国际问题的“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the legalistic-moralistic approach），即“认为通过接受某种法规和制约的体制有可能抑制国际领域中各国政府一些混乱而危险的想法”，相信可以在道德上对国家行为进行评判，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对国家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和判决。凯南把仲裁条约、裁军计划、国际联盟、国际法院、凯洛格公约和联合国都视为这种法治主义和道德主义取向的典型表现，并认为这一取向部分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经验，即“试图将适用于个人的盎格鲁—萨克逊式法律观念移植到国际领域，并使之适用于各国政府，正如在美国国内适用于个人那样”。^② 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的实质是坚信通过国际法、国际舆论和国际机制，而不是建立均势

① 美国学者对1913—1945年间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状况的梳理也反映出这种分段研究的特点，即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加以介绍和评述。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状况的介绍，可参见 David Steigerwald, “The Reclamation of Woodrow Wilson,” Brian McKercher, “Reaching for the Brass Ring: The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Interwar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Justus D. Doene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War, 1939—1941: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Michael A. Barnhart,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ynthesis Impossible?” in Michael J. Hogan, *Paths To Pow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194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8—295; Lloyd Ambrosius,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War,” Justus D. Doenecke, “Recent Explor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war Period,” and Mark A. Stoler, “World War II,” in Robert D. Schulzinger, 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3.

②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95—96.

(balance of power) 就能够保障美国的安全和实现世界的和平。凯南称“这一取向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①

凯南通过对美西战争、门户开放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考察详细阐释了美国外交中的法治主义—道德主义取向，认为这种取向使美国领导人把战争视为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之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追求全面胜利和无条件投降，其结果就是欧洲均势被打破和苏联对东欧的主宰，美国从“一个极安全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极不安全的国家”。^②因此，这种处理外交与国际问题的取向不仅在理论上有一些固有的缺陷，而且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必须抛弃。凯南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美国外交的阐释和批判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外交史最早的连贯性综合叙事。^③

另一位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也从现实主义出发，对美国建国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欧洲通行的“古老观念”是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各国必须根据权力来界定其国家利益”；而“美国人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即一个国家如果愿意是可以逃脱权力政治而进入由道德原则而不是权力考虑指导行动的领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自建国以来一直相互争斗，其结果就是美国历史上曾出现三种类型的外交：联邦政府建立最初十年的现实主义外交（the realistic typ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美国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以权力为标准，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9世纪初到美西战争之间的意识形态外交（the ideological type），这种外交在思想上以道德原则为标准，行动上以权力为标准，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

^①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95.

^② Ibid., p. 3.

^③ 诺曼·格里伯纳发展了凯南的命题，认为自威尔逊以后的美国领导人追求普世的法律和道德等乌托邦目标，而没有认真考虑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的实力。他主张美国应该将其对外政策建立在清晰的国家利益基础上，认识到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通过维持均势来防止国家间冲突的发生。Norman A. Graebner, *America as a World Power: A Realist Appraisal from Wilson to Reagan*,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4。

昆西·亚当斯，特别是亚当斯，在思想和言辞上是一个政治道德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美西战争后半个世纪的道德主义外交（the moralistic type），这一时期美国领导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以道德原则为标准，道德原则不再像第二个时期那样被用来论证国家利益的正当性，而是“取代国家利益成为行动的指南”。摩根索认为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忽视了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这一现实，把战争变成一种道德讨伐，追求全面胜利，而不是作为建立新均势的政治手段，因此都是乌托邦；而不相信均势思想的国务活动家们就像不相信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家一样，其后果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新的更加可怕的安全威胁”。他将第三个时期称为“乌托邦时期”。^①

面对冷战初期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最早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Bemis）和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等人则竭力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他们辩称，美国外交政策并没有像现实主义者批评的那样幼稚地忽视国家利益和权力政治，而是把国家利益考量与支持自决和民主的理想主义目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既保卫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又促进了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非常成功的。这种以歌颂为主调的美国外交史叙事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学（Nationalist School）。珀金斯指出，美国对外关系虽然贯穿着一些普遍的道德观念，如“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侵略是不道德的，国家应该根据伦理原则行事”等，但美国的国民性格中又存在“强烈的讲求实际的倾向”。^②他认为从整体上，美国外交“在应对现实世界方面足够现实（sufficiently realistic），同时又足够理想（sufficiently idealistic），从美国的理想主义中获取巨大力量”。美国外交“不仅很好地适应并实际表达了美国的气质，而且还反映了更广大的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的愿望”，^③“在追求和实现其主要目标上，美国外交从整体上看一直都惊人

^① Hans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p. 13–14, 33.

^② Dexter Perk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9.

^③ Ibid., p. 15.

地成功”。^① 珀金斯赞扬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是积极的，深以美国对外政策为荣。比米斯虽然认为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政策不无失误，但他坚决反对美国过分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认为过分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self-study）会使一个民族意志衰弱。他声称在历史上，“自由为美国的重大活动奠定了基调”，美国应该为其悠久的传统而感到自豪。他引用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的话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称“为了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一切负担，迎接任何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一切敌人”。^② 比米斯把美国外交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美国革命前欧洲国家体系（state system）得以产生的三个世纪；1773—1823年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与解放时代；1815年后近一个世纪的孤立与安全；19世纪末出现的作为20世纪历次世界大战前奏的权力与政治新图景；以迅速变化的原子时代为开端的冷战。^③ 他认为，三个新兴的世界性大国，即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突然出现带来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结束了美国“幸福的孤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了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和西奥多·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人认识到德国战胜英国将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并对美国产生影响外，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因而选择了中立政策，但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打破了美国的中立，使美国被迫参战。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的真正价值在于暂时维护了建立在大西洋世界均势基础上的“自由的赐福”（Blessings of Liberty），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提供了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没有来自海外的危险威胁美国安全，共和党政府又回到了华盛顿和门罗时期的对外政策。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和日本是维护美国自由所必需，如果德国和日本胜利，美国就不可能作为一个享有“自由赐福”的民族生存下去。他认为，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失误不在于其为了维护美国的自由而抛弃中立政策，加入全球战争，而是天真地以为美国能与苏联合作，

^① Dexter Perk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74.

^② Samuel Flagg Bem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 No. 2, Jan. 1962, pp. 304, 305.

^③ Ibid. , p. 293.